

国庆节前夕的一天,和风中斜飘着几点雨星,我们登上了燕山的主峰雾灵山。主峰的东南侧并排昂首着五座巨石,五龙头。向周围伸出的五条山脊犹如五条巨龙奔腾飞舞,蜿蜒而去。它们分别是青龙岭、黑龙岭、白龙岭、黄龙岭、赤龙岭。五龙山因此得名。雾灵山便是五龙聚集之处。它被称为清东陵的“后龙风水禁地”。五条龙脉下各躺着一位皇帝: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龙脉宝地,定格着五位皇帝一生的荣辱成败,却难免最终要化为尘土。

这时站在山巅的我,竟然有了一种走进村庄的温馨的诗意感觉。

我说的这个村庄叫上庄村。它就在五条龙脉中央,一颗明珠,许多人都知道。兴隆县那个上庄村,人家叫它诗上庄。从那个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一个目不识丁的庄稼院走出了三个诗人,乡土诗人,爷仁。父辈刘章,儿子刘向东,侄子刘福君。他们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章是《诗刊》编委,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长;刘向东是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河北省青年诗人协会主席;刘福君是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承德市作家协会主席。爷仁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先后出版了二十多本新诗书。另外,上庄村还走出来一位被誉为

“绿色散文作家”刘芳,他的散文《边城小店》被选入全国统编《中学语文课本》。

还没走到村头,老远我就听见广播里正播放他们的村歌:《我的上庄》:“小河轻轻淌,鸟儿把歌唱。春来山花笑,金秋果飘香。山青水秀的兴隆,人杰地灵的山庄,上庄啊,上庄,生我养我的地方,上庄啊,上庄,亲我爱我的家乡……”响在进村路上的歌声,和留下的羊蹄印一起填充了上庄村

### 兴隆有个诗上庄

王宗仁

每一个日子。我们进了村,果然看见一条小河跳跃着激情的曲线,睁着好像永远没有睡意的眼睛,悠然多情地从村旁流过,像极了邻村阿妹抛给阿哥的青春。道旁树接住阳光,一片片叶子在树上长大。进村不用问,大树小树都姓诗。河岸的山崖上刻着古今中外一百首名诗,两千多年前的李白、杜甫……加盟到了上庄村的小诗群;雪莱、泰戈尔、歌德……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到上庄村来申报户口;毛泽东、鲁迅、臧克家、艾青、贺敬之……是上庄人请来的座上宾……

我仿佛看见,他们围着《诗上庄》编辑部的条桌而坐,每一位手里捧着一本新出版的《诗上庄》,用一种没有经过污染的古典的、温暖的心情,阅读这本由上庄村委会编辑出版的诗刊,感



今年又是好收成 余力

赞这棵文学新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村里办一本诗刊这在眼下的中国,肯定绝无仅有。这时不知是周先生还是贺老头提议:“国庆节快到了,咱们这些人难得得一聚,我看不妨就借诗上庄这方宝地,举行诗歌朗诵会,可以朗诵自己的诗,也可以朗诵别人的诗!”大家拍手赞同,于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南腔北调的诗歌会在上庄村举行……

我的思绪从遥远的遐想返回到现实中。眼前依然是那一长溜刻着百首中外名诗的诗廊,据我所知,上庄村已经多次举办过各种形式的诗歌朗诵会了。我如果有幸参加,会选择朗

读刻在诗墙上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选择顾城,自有原由。他的父亲是著名诗人顾工,曾经和我同在总后勤部创作室工作。那时顾城也就十三四岁,常随父亲到办公室来,一来二去就熟了。父亲健谈,儿子寡言少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后来顾城写出了那些深刻精彩的诗,我们没有想到,恐怕顾工也始料未及。前年我到恩济庄昔日李莲英的宅院、今部队的干休所去看望顾工,他和女儿顾乡正为一家出版社搜编顾城全集。虽然儿子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以极端惨烈的方式告别世界已经快20年了,但是老诗人的眉宇间仍然满是惆怅和牵挂。

午后,我们在上庄村参观了诗歌广场、诗歌馆、刘章老屋。返回京城前,我提出能否会见刘章。刘福君说,很不巧,老爷子到承德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去了。我回到诗长廊,站在刻着刘章的诗《牧场上》前,默诵着:“花半山,草半山, / 白云半山羊半山, / 挤得鸟儿飞上天。 / 羊儿肥,草儿鲜,羊吃青草如雨响, / 轻轻移动一团烟……”

### 拼音和「硬字」

村里夜校的学生都是些已参加生产的半大小子和女仔。我先教b、p、m、f,并杂以少量汉字。四狗仔嫌学洋字没意思,我用比喻来说服他:“磨刀不误砍柴工,学会拼音后学汉字更方便。”他没实际的体会,还是不理解:“报纸和文件上有一个洋文,还不如多学几个‘硬字’呢。”一时没法说服他,他不愿上夜校了。

返城的这几十年来,惦着小学生的同时,我也没忘记那些“大”学生,老想着:我在夜校教的文化对他们有一点帮助吗?

那年深秋我重返山村,见到了已是副村长的四狗。提起“硬字”,他十分感慨:“当了干部深感识字太少,才晓得拼音是把万能钥匙,能打开任何‘硬字’的锁。赶忙去买了本字典,拼命补拼音。”在他家,我看到了那本《新华字典》,卷着角,翻得很旧了。

### 今宵打谜

沈心安  
组曲  
(三字热词)  
昨日谜面:机  
(杨绛作品)  
谜底:《洗澡之后》(注:“洗澡”二字最后几笔)

### “蓝紫光”有害双眸

区君

一般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蓝紫光”(blue-violet light)这个词,但实际上它遍布人类的四周。蓝紫光随着太阳光发出,无论是晴天或阴天,均可抵达地面。其次,节能灯泡和一些电子装置,如电脑,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及平面荧幕也存在蓝紫光。

最近英国的研究表明,这类型装置均会发出有害蓝紫光(蓝光的一种),扰乱睡眠,影响心情,严重的会损伤眼睛细胞,增高眼睛失明的可能性。蓝光是高能量的光,是构成可见光谱的一环。人类的眼睛侦测到这种光,让眼睛看见不同颜色的光。蓝光有两种,一种是对人体有益的青绿光(Blue-turquoise light),帮助调节情绪和睡眠生理时钟;另一种就是上述所说的不利人体的蓝紫光,若长时间暴露于蓝紫光中,会增加罹患老年性黄斑部病变(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AMD)风险。这曾是造成英国人眼睛失明的主因。英国逾50万人在40或50多岁青壮年时,即出现早期黄斑部病变迹象。

由于世界各地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过多暴露在蓝紫光环境中的潜在危险。美国眼睛保护组织近日举办一个想想你的双眸(Think About Your Eyes)活动,希望能提醒大众注意这个已广泛存在人类周遭的问题:即白天盯着智能手机和电脑近7个小时;接着晚上又坐在笔记本电脑或电视机前可能带来伤害眼睛的风险。

在与我们微信互动中,有我原单位的同事,有我九三学社的同仁,还有爱好写作的文友与专业评弹知己。其中最年长的是92岁的评弹名家王柏荫老先生,他常给我发微信,逢年过节我们会互发贺词,现在成了亲密无间的忘年交。此外,加拿大、德国、美国、比利时、不丹、日本等文友也与我微信联系。我在报上发表的小文章,由好友剑明兄配上图片与绘画在微信上刊出,让我喜出望外。我对喜欢的报刊,也会写一段导语在朋友圈中刊出,引来五六十人点赞,不少人还从此爱上了这张周报。这效果,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现在我已很少发短信了,偶尔发时,也加上一句,请您也早日用微信吧!



我叫摇头丸,俗称“迷魂药”,我的爱好者们把我吞下肚后,随着音乐声的响起,人会剧烈地摆动头部而不觉得痛苦,心情十分舒畅,所以叫做“摇头丸”。

为我接生的是美国化学家亚历山大·舒尔金。他一生研制了200余种迷幻药,1976年将我送入人间,并大力推广,被人称为“摇头丸之父”,但这个人在科学界的名声很臭,被称之为“疯狂科学家”。四个月前,他在美国去世,活了88岁。他死了,但我还活着。

我的形状是一些五颜六色的小药片,是苯丙胺类中枢兴奋剂中最具致幻作用中的一种。在酒吧、KTV、私人住所里寻找作乐的人们,都是我的好朋友。还有“嗨吧”、“溜冰”、“打K”等,都是类似的服用毒品的活动。青少年摇头跳舞,当作“潮”、“酷”的时髦,进行模仿。他们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

我的爱好者说,偶尔吃几片药片,摇摇头,蛮开心的,不会上瘾。我这里要实话实说:因为我是一种合成的“药”,一口水就可以吞下去,不会出现像吸食海洛因那样的麻烦,有非常难受的症状。但是,你如果和我“亲密接触”过一次,从摇头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快乐后,你就迫切希望和我有第二次、第三次“亲密接触”,你的精神已经被我控制,你的“魂”已被我迷住,你离不开我,这就是上瘾。

有人问我:为啥碰了我“摇头”?这里,我要坦白告诉大家:这是刺激了大脑中枢神经的缘故。服用者受药力的作用,表现为感情强烈、快感增大、自信力增强、视觉观察力改变。科学家的研究证明对我非常不利:在酒吧寻求刺激的人们一晚上吞两三片,这个剂量足以对脑部神经控制细胞造成永久性的破坏。科学家研究还发现:偶然服用一次,也有可能使脑神经受到永久性伤害。因为你的脑部有一种叫多巴胺的细胞被杀死了,而这种细胞的缺乏正是帕金森氏症的主要症状。

凭良心说,我是对不起许多朋友的。有一件令人伤心的事,这里不得不说一说:2001年5月,英国有个17岁的女孩子,名叫布兰迪,她和两个女友在参加一个音乐会前,以20美元一颗的价格买了三颗药丸。布兰迪在服用了一颗药丸后40分钟,开始感到恶心,她不再跳舞,而是坐在那里不停地呕吐。最后,布兰迪完全失去知觉,昏死了过去,还没有送进医院,就停止了呼吸。她的父亲把我告上法庭,但这并没有影响“摇头”们对我的追求和享受。因为不是每一个和我打交道的人都会送命,人们往往习惯于用自我安慰来麻痹自己,认为最坏的结果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不过,这件事在医务界还是引起了震惊。在美国,我被列入一号管制药物,不得生产和使用。在美国,从1997年到2000年,因食用我而出现严重反应、被抢救的事例增加了七倍,虽然像布兰迪那样的悲剧还比较少见,但是匹茨堡的一位专家西利尔·威奇特说,服用我的后果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赌,谁也无法预料结果。

最近,我的日子很不好过,许多娱乐场所已拒绝我进门服务。我也希望对我入迷的朋友,能与我对决。

### 摇头丸自述

吴兴人

我是一个对新潮与时尚漠不关心的爱书人,至今爬格子,还是手写。至于QQ、微博之类,我一窍不通。一年前,有人与我谈起微信,我茫然无知。

那次旅行,我在车上见朋友们都在用手机发微信,看到千里之外传来的照片与文字,让我很羡慕。旅友文青对我说:“你落伍了,现在还在发短信。”

去年10月,女儿给我买了一只小米手机,说可以用微信。于是,我开始学习。我手机的通讯录里原有3500多人,我一上微信,一个又一个跳出来,我选了300人,进入了我的微信名单。上了微信,去外地旅行,第一件事问对方旅馆有WiFi吗?有则住之。出国旅游,也是询问下榻处有WiFi吗?今夏去地中海乘游轮,花50欧元买

### 联系就用微信吧

文中佚

WiFi信号,结果只能发消息,不能传照片,令我发闷。后来上岸,我见咖啡馆或麦当劳,赶紧花3欧元买杯咖啡,目的是把照片发出去。去年10月至今,我已先后去了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不丹、斯里兰卡、日本、韩国、意大利、突尼斯、西班牙、瑞士、德国、荷兰与卢森堡,还游览了中国十几个城市。我一路上用照片与文字发在朋友圈,还用诗配照片(写了30多首诗),与朋友们同乐。发出才几秒钟,点赞评论便呼之而来,每次都有70至120人参与。由于图文并茂,很受欢迎,而微友们的点评,可问可答,可点可评,亦令吾开心不已。



竹林汹涌,竹海荡漾,竹林深处有人家。在这座古朴简易的木楼,就这样羞涩地露出它的一角,像古时娇美的玉人犹抱琵琶半遮面,像一座神秘的千古古刹,给我以连翩的浮想。

这是远离红尘的居住,这是诗意无限的居住。你应该知道,木楼里的主人是幸福的,白天可观群竹的优美起舞,夜晚可枕空灵的竹喧入梦。前面是竹后面也是竹,左面是竹右边也是竹,在竹林雅致的簇拥中,再简约的生活也有了诗情画意。你可以开始这样的想象,木楼里应该有一位秀

有走近她的少年如痴如醉;一张流泻山歌的嘴,可以让奔涌的山泉收住匆匆的脚步。若干年前,若郑板桥途经于此,也该收留不羁的脚步吧!在江南的竹林深处,在神秘的木楼里面,把酒临风,吟诗作画,指点江山,物我两忘……简约而优雅的小楼,你引导我的目光再一次向上,在一个叫作家园的地方,我无依的灵魂不再漂泊。

### 诗意的栖居

西风

竹般秀美的山里姑娘,她和竹子一起生长,一起拔节,一头如瀑的月亮,可以捞起水里的乌发;一双顾盼生辉的眼睛,可以让所

### 别再亏了“徐大傻”

公差

近日媒体报道,苏州有位环卫工人徐宇标,整整十九年坚守环卫一线,垃圾如山,污水成小河,他家水管堵塞,他到现场清理;通;身边人纷纷“下海”捞金,他依然笑呵呵地收藏“苏州市劳动模范”等奖状,拿着不高工资,和妻子住在公共厕所上面一间不足十平方米房里。人称他“徐大傻”,记者也写道:“一个‘亏’了我一人,幸福千万家”的傻佬“环卫工人”。



请:别再亏了“徐大傻”!诚然,对“徐大傻”应该也必须授予“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予以精神鼓励,但是也应该解决他在住房、户口和工资等物质方面的需求。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需要高科技之高级人才,也需要环卫之类似劳动者。但不城市,对于科技高级人才,你争我夺,在住房、报酬和户口等方面“优惠政策,层层加码,唯恐失之交臂,而对于招收和留住环卫之类似工人的“优惠政策”,很少很少,大有“你愿意就干,不愿意走人,外务工多的是”架势。于是,环卫、餐饮、建筑辅助工之类的劳动者队伍,最不稳定,甚至出现民工荒。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善于运用物质和精神两种手段鼓励劳动者,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社会不能让老实的、勤劳的、多奉献的人吃亏,不能对优秀劳动者,只重精神鼓励,不重物质关怀。否则,这不仅是社会不公平,而且是人际不平等,尤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和践行。别再亏了“徐大傻”,不是小事一桩!